



Research Article

再论汉字规范化的性质、准则与现状

徐志成

胡志明市工商大学外语系，越南

通讯作者: 徐志成 – 电子邮箱: thanhtc@huit.edu.vn

投稿日期: 2025.05.19; 修订日期: 2025.07.16; 录用日期: 2025.08.12

摘要

本文基于对前贤有关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汉字规范化的性质、准则和现状做进一步的探讨与评价。本文的观点可概括为几点：（1）汉字的规范化工作在时间、空间和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2）汉字规范化的“二简四定”原则尽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待改进的地方；（3）汉字规范化的本质工作是处理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之间的各种关系，在正俗字、繁简字、方言字都有所表现，相反，字母字，网络字等则是新时期的派生非汉字体，不属于规范化的核心任务。

关键词: 规范；正俗；繁简；方言字；字母字；网络字

1. 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而作为信息载体和文化传播工具的汉字发展迅速更是突出。从五四运动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汉字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变得更加符合和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关于汉字规范化的讨论，学术界至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的研究有史秀菊（Shi, 1997）、郭洪卫（Guo, 2008）、傅永和（Fu, 2009）、王洪杰（Wang, 2010）、冯寿忠（Feng, 2011）、何占涛、张艳超（He & Zhang, 2012），等等。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对汉字规范化的必要性有着一致的认识，但对于汉字规范化的性质和准则仍存在分歧。另外，对汉字规范化的现状，尤其是规范汉字以外的其他方面，如方言字、字母字、网络字以及一些近些年出现的文字现象，目前还缺乏充分、全面的分析总结。

本文认为，汉字的规范化是一项大工程，在特定的阶段对其深入讨论，重新审视和充分评价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新的出发点，对过去讨论汉字规范化的性质、

Cite this article as: Tu, C. T. (2025). On the nature, guidelines, and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22(8), 1494-1506. [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2.8.4988\(2025\)](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2.8.4988(2025))

准则状做进一步的论述，从汉字的性质和系统两个角度重新了解汉字的规范化，毫无疑问，对汉字的学习、教学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集中讨论汉字规范化的性质、准则和现状。文中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即通过对目前已有的有关观点进行分析归类，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评价，从而指出其价值和局限，最后提出本文的观点。

2. 汉字规范化的性质、准则与现状

2.1. 汉字规范化的性质

20世纪的汉字规范，既是对中国古代汉字规范的继承，又是在新时期、新形势指导下的发展。现行的汉字规范化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汉字的客观发展规律，对楷书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制定一系列有关的字表，整理和简化繁体字、异体字、旧字形，使现行楷体汉字的运用符合这些标准等有关工作。这里讲的汉字不限于中国境内，还包括在其他地区正在运用的汉字，也包括古今汉字。

汉字的规范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个过程也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而且因规范化的环境条件不同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认识到影响汉字规范化的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比较全面了解汉字今天面貌的缘由。

就时间方面而言，汉字的规范化往往要有一个时间范围，即针对在特定的时期之内的汉字的。如目前一般所说的规范汉字，是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里的汉字¹。如果按照这份字表的规范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繁体字、异体字、旧印刷字等都是不规范的。另外，不同时间制定的规范化标准，所收录的规范汉字也不同。例如，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里的“病”字，“疒”部是标准的规范写法，到1986年就成了不规范的。又如1964年版《简化字总表》里的“叠”字，规范的简化字是“迭”，可到1986年版又恢复了“叠”字，已被规范好的“迭”字就成不规范的字了。总的来说，所谓规范的汉字其实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一成不变，约定俗成无疑在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就空间方面而言，汉字的规范化也要有一个地域范围，这涉及到汉字的规范标准在中国域外的执行能力。比如，完全采用中国大陆的规范汉字除了中国境内以外，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也在用中国大陆的规范汉字。台湾地区目前还在用该地自己制定的标准，以繁体字为正式体。港澳地区及海外各地华

1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并予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原有相关字表停止使用。该表共收录汉字8105个。

人社区则简繁兼用。总的来说，汉字的规范化在中国大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仍都有可选的余地。

就程度方面而言，汉字的规范化也要有一个执行限度，即汉字的规范标准在绝大多数场合必须坚持贯彻，但有些特殊的场合是可以特殊处理，即允许保留繁体字、异体字，包括文物古迹、姓氏等里的异体字；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写字；出版、教学、研究等活动中需要使用的以及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过的特殊情况。

2.2. 汉字规范化的准则

汉字的规范化工作始终遵循“二简四定”的原则。所谓二简，指的是对汉字笔画的简化与字数的精简。所谓四定，是指对汉字的字数、字形、字音和字序加以限定。

2.2.1. 汉字的“二简”

汉字的“二简”主要体现在对汉字笔画的简改和汉字字数的减少两个方面。

笔画简化。推行汉字规范化一直是一项具有伟大现实意义的艰巨工作，与此同时，汉字简化现象也一直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趋势。客观上看，汉字的简化是可以促进汉字规范化的，简化有利于更好地掌握汉字，进而有利于规范化的确立。简化汉字的显著优点就是使笔画变少、结构变简单、字形变得清晰好认，对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是非常有利的，进而有利于推动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素质的提高。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学生来说，汉字的简化字也能大大降低了他们学习汉字的难度。汉字的简化在一定的使用范围内，对汉字规范化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汉字的简化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案：

（一）全体删减，粗具轮廓，如壽一寿、關一関（今再简成“关”）、飛一飞、虧一亏、標一标，等等。

（二）草书楷化，如爲一为、實一实、書一书、頭一頭，等等。

（三）保留原字的一部分，如聲一声、雖一虽，等等。

（四）用简单笔画代替原偏旁，即简化偏旁，包括有简化形声字的形旁的，如：銅一铜，錫一锡，貶一贬，貸一贷；有简化形声字的声旁的，如蘋一苹、撲一扑、燈一灯、賬一账；有简化会意字的偏旁的，如庫一库、聶一聂。

（五）采用古体字，包括异体字和俗体字，如從一从、雲一云、棄一弃、無一无、禮一礼、萬一万、淚一泪。

（六）音符减少笔画，如遠一远、遷一迁。

（七）另造字，如竈一灶、響一响、驚一惊、認一认、態一态、筆一笔。

（八）采用假借字，如幾一几。

汉字笔画简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简化后的汉字减少了笔画数目，更易于掌握，有利于交际和工作；有些形声字由于改换音符，表音更准确，如“態、證、戰、護”简化后成“态、证、战、护”；部分简化字比对应的繁体字更容易分解和称说，如“慶”和“滅”很难分解，但其简化字“庆”和“灭”就很容易分解成“广”、“大”和“一”、“火”。

当然，汉字的简化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形字增加，容易写错。如：“拢—扰”，就一笔之差。

（二）有些形声字的声旁简化后失去了表音功能，如：顧—顾，爺—爷。

（三）有些字简化后不好分解，如“農”原来可以分成“曲”和“辰”，简化成“农”就不好分解了，类似的还有“專—专”，“書—书”。

（四）简化工作不到位，有些常用字笔画还很多，难写难记，如“霸、翻、繁、壤、舞、藏、整、嘴”等，也都未经简化。

字数精简。毋庸置疑，汉字数量越来越多，一字多形问题越来越严重，给汉字的认读，书写造成极大的不便，同时也增加了学习和使用的负担，妨碍汉字规范化的进程，也影响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因此，对汉字数量进行精简是很有必要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汉字字数的精简工作主要是整理异体字。

整理异体字的基本原则有二：

一是，采用取舍法，即在一组等义的异体字当中选择一个作为规范字，其余的都可废除，其基本原则是“从俗从简”。所谓从俗，是指印刷上使用得比较普遍的字，如“鍼—针”、“僊—仙”、“腳—脚”等。所谓从简，是指使用那些笔画比较少的字，如“貓—猫”、“昇、陞—升”、“於—于”。

二是，采用分化法，即从用法上对一组异体字分成不同的字，如“賬（账单）—帳（帐幕）”。

2.2.2. 汉字的“四定”

“四定”是汉字整理和标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音、定序”等四个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定量，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数量，以便于汉字的学习和使用。汉字数量庞大，对汉字的数量进行合理的定量是十分必要的。要说明的是，汉字定量并不是对汉字总量的限制，而是对实践中使用的汉字数量的限制。1953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后编写的《1469个精简汉字表》，里头就有1000个左右的汉字覆盖率可达90%左右。现代汉语用字定量一般是根据汉字的频度和使用度，从通用字、常用字、专门用字、专业用字等方面分别审定。

定形，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字形，以便学习与应用。汉字字形复杂，这增加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对字形进行统一规范是很有必要的。汉字定形工作主要是对异体字的整理、规范和笔画部件标准化等几个方面。

定音，就是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推读音。汉语字音十分复杂，有古、今音之分，古音又分上古音和中古音，今音又分共同语的读音和方言的读音。有些古音保留到今天，积累下几个甚至十几个读音。读音的混乱多少影响到交际的效果。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规定以北京读音为标推音，为现代汉字定音解决了根本原则的问题。

定序是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排列顺序。工具书的编写，档案、资料索引的编排，印刷铅字的列，计算机字库的编制等都要求汉字有定序。汉字的排列顺序主要是义序法、音序法和形序法。

义序法采取按照字义排列的做法。如《尔雅》、《释名》等书。

音序法采取按照字音排列的做法，如古代的许多韵书。《汉语词典》、《同音字典》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正文也是采取音序法，另外在同音字部分里按字形的笔画多少、偏旁的情况再进一步排列。

形序法采取按照字形排列的做法，主要可分为笔画法，部首法和号码法三种。《现代汉语词典》里头基本采用了以上这些字序排列法，查阅起来都很方便。

2.3. 汉字规范化的现状

实践证明，经国家部门批准，以字表等形式颁布的现行汉字规范，总的讲是可行的。这些字表在普及识字教育、促进社会用字规范化、推动汉语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个字表制订和发布的时间跨度很大，出台的历史背景不尽相同，参与研制的单位和人员不断变化，字表与字表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尚待改进的地方，个别字表本身也有考虑欠周之处。

归根结底，汉字规范化的本质工作就是处理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在这些关系当中如何划出一个明确、合理的界限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从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

(1) 单音单义字：指只有一个字形、只有一种意义，且只有一种读音的字。单音单义字多数为某些领域的专用字，如“氮、氖、氦、讠、忄、埤”等。

(2) 多义字：指只有一个字形，但能表示多个意思的字。有的多义字也有多个读音²，如“和”字，如“和”字，《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区分三个“和”字，分别是“和₁”表示“和睦、和谐”等义，“和₂”表示“链接”等义，“和₃”

²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那些意义不同、读音不同，但字形相同的字看做同形字。如上述“和”字，“和₁”和“和₂”互为同形字。

表示“日式、日本的”之意。有的多义字也有多个读音，如“和”字还有hè, hú, huó, huò等读法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³ 有的多义字也只有一种读音，如“花”字，“花钱”的“花”和“花朵”的“花”意思不同，但都念huā。

(3) 多音字：指一个字形表示一个意思，但有多多个读音的字。如“血”可读xiě 或者 xuè，都表示同一个意思。

(4) 多形字：指多个字形，有多多个不同的读音，但表示同一种意思的字。这类字通常只有一种正式标准的写法，即正字体，其余为非正式的，称俗体字，各种写法之间是异体或异形的关系，如“窗”字，有多种写法，即“𪔐、𪔑、𪔒、𪔓、窻、窓、窓、囪”等，在现行的汉字里，“窗”是正体字，其余都是异体字。

多形字还包括繁简字，即繁体字和简体字，是指有同一个读音，表示同一种意思，但写法不同，而且多数是笔画的多少之差的那些字，如“陳—陈”、“學—学”等。

(5) 同音字：指同一个读音，但意思不同的字。同音字有的字形相同，即同音同形字，如“拐骗”的“拐”和“拐弯”的“拐”，“怪罪”的“怪”和“奇怪”的“怪”；有的字形不同，即同音异形字，如“成、城、程、乘”等都念chéng。

(6) 无义字：指只有字形、字音而没有意义的字。这类字通常用于书写联绵词，如“葡萄”中的“葡、萄”，“蜻蜓”中的“蜻、蜓”，“蝴蝶”中的“蝴、蝶”，“玻璃”中的“玻、璃”等，或者书写外来词，如“的士”中的“的、士”，“莎士比亚”中的“莎、士、比、亚”，等等。

2.3.1. 正俗字

正俗字包括正体字和俗体字，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就汉字的字形而言，一个字如果只有一种写法，固然不存在正体、俗体之分，但汉字的字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过不同的写法，这些不同的字形之间就得分出个“正体”，哪个“俗体”的问题。正体字和俗体字彼此互为异体字。

随着《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下简称《一异表》）《简化字总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公布，汉字规范化在字形方面多数都有了明确的标准。但是，还有一部分汉字未得整理。这类待规范的汉字，有一定数量属于俗体字。

在各种异体字当中，确定一个正体字和其余俗体字之间的界限常遇到的问题：两个同音字在某些义项里有意义相等的情况，如“捡”和“拣”都读jiǎn。《现

3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那些意义不同、读音不同，但字形相同的字看做同形字。如上述“和”字，“和₁”和“和₂”互为同形字。

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捡”和“拣”分别解释如下：

捡：取舍；

拣₁：挑选；拣₂：同“捡”。

按这样的解释，“捡”和“拣₂”就是同音同义的异体字，哪个为“正体”，哪个为“俗体”呢？表示取舍的“挑jiǎn”中的“jiǎn”应该写“捡”还是“拣”？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多音字的某义项与另一个字在意思和读音有重合之处，如“夫”字，有 ① fū（农夫、丈夫）和 ② fú（文言发语词）两个读音，与“伏”相同，两者算不算异体字？

正俗字不分就直接导致词语书写的不统一，即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

如：

词——辞：~典、~书、~海、~源、~令、~章、文~

相——像：照~、画~、~片、录~、摄~

特别要注意的是，外来词的不同写法不属于异体字的范畴，如icream，可以写成“冰激凌”，也可以写成“冰淇淋”，两者互不为异体字。

2.3.2. 繁简字

纵观汉字的规范化过程，简体字替代繁体字是必然的趋势。但在这个简化过程中，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并存也是客观存在的。汉字简化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

约定俗成，简单地说，就要看人们的使用习惯，有的字笔画太多，可减就减，如“鍼一針”，有的笔画可以再减，但大家都习惯了就不减，如“吊”可简化成“弔”，但仍用“吊”字。

稳步前进，是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进行简化。待简化的汉字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处理好是不太可能的。科学的做法应该是“谨慎整理，分批处理，层层过滤”。

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汉字的简化工作虽然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但繁体字和简体字及其类似概念则是现代汉字研究的用词。因此，现在讲的繁简字与正俗字这两组概念多少有些交叠或重合的对方。如“書”字，过去就有几种写法，如“书、書、書、書、書”，在简化以前，“書”被视为正体字，其余为异体字。但按现行的归类，“书”则是正字体，“書”是其繁体字，其余都是异体字。

第二，现在讲的繁简字也多限于宋体、楷体等类印刷字体的范围内，不包括其他字体，尤其是带有艺术性的字体，如草书、隶书、篆书、甲骨文等。

第三点，汉字的繁简体是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的。目前除了中国大陆，海外许多地方用的汉字有时候是繁简体字混用的。

2.3.3. 方言字

所谓方言字，是指在特定的方言区内通行、专门用以记录汉语方言口语的文字。普通汉字的创制与应用由来已久，迭经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反复研究和整理，已达到高度成熟和规范，而方言字的创制和使用历来处于非规范状态，在文字的形、音、义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表达同一事物或概念时往往存在某些混乱现象。方言字虽然有利于方言区群众的日常交流，但同时又存在着难认、难读和难解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通讯的发达，方言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则有上涌的趋势，在有的场合里替代了规范汉字，这对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无疑是一种冲击。因此，对方言字的整理也是汉字规范化的一个重要任务。

客观上讲，能够在大范围被引用、频繁出现的方言字，相对于通用字，其实不算多，而且也集中在一些主流方言。目前，待规范的方言字有这么几种情况：

(1) 异地字，指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写法，如表示“平原”的字，浙南温州地区的人写作“垟”，闽南地区则写作“洋”。

(2) 异行字，指不同的人在用同一个字，但写法不同，如福州民间有一种叫[tsie³³ ʒuoŋ⁵]的曲艺形式，文艺界有人写成“伢唱”，《福州地方志》写作“清唱”。又如，“门槛”，福州话说[muŋ²¹ naiŋ²⁴²]，有人写作“门限”，也有人写“门垫”。

(3) 异用字，指同一个方言字在不同的地区字义用法不同。如“冇”字，在广州、南宁等用法基本相同，都表示“没有”，但在永兴方言里还可以表示“不”和“别”的意思。

(4) 无形字，指只有读音而字形不明的字。有的方言字只有读音，书写时也有不同的写法，如吴方言里的“慢慢jiao”中的“jiao”，有“叫”、“教”、“交”和“价”等写法，哪个是本字仍在讨论当中。又如，忻州人自古通称“母亲”为[pɛ³¹³]，一般写作“婆”，但到底对不对也不清楚。

2.3.4. 字母字

字母字，指非汉字型的文字，包括拉丁字、希腊字（如“γ射线”、“χ值”）、罗马字数（如“I、II、III、IV”），等等。字母字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反映了民族之间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字母字与前面讲过的正俗字、繁简字与方言字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诸者都是汉字内在自身运动的产物，始终未曾超出汉族人对汉字诸多方面的认知范畴。前者则是汉字系统的外来者，字母字在汉字体系里的出现无论是形式、意义还是读音，对多数中国人的汉字认知都是一场冲击。所以，字母字早期也曾经被批评和抵制。

自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汉语词典就开始收录西文字母词，在书写形式上开始采用数量有限的字母字。进入21世纪，国际上高科技飞速发展，随着新的科学

技术知识的引入，新事物、新概念、新的术语大量涌现，在还没来得及汉译或者汉译词语过于繁杂，字母字因其简洁方便的特点而普遍被接受使用，因而顺利成为现代汉字系统的重要成员。

含字母字的词可称为字母词，其词义构造属于词汇学范畴，此处不做阐述。本节主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字母字，略论其特点和规范问题。

字母字实际上可分成两类：

一是，外语词的字母缩写，如“U.S.A”（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中的U代表United，S代表States，A代表America。又如，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即世界贸易组织——世贸）中的W代表World，T代表Trade，O代表Organization。类似的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卡拉OK、X光、B超、IC卡、T恤、E银行、IT产业，KG（Kilogram，公斤）等，还包括近期流行的PUA（Pick-up Artist的缩写，指一种洗脑、吸引、控制的精神行为），“Emo”（emotional的缩写，原意为“情绪硬核”，现在指“抑郁、不开心、悲伤”等）。

二是，汉语词的拼音缩写，如HSK，是汉语水平考试的拼音形式Hànyǔ Shuǐpíng Kǎoshì里分别取用H、S和K三个开头字母的组合。类似的还有RMB（人民币），早期的MM（妹妹）、GG（哥哥）和近期流行的“yyds”（永远的神）、“dbq”（对不起）、“zqsy”（真情实意）、xswl（笑死我了）、ssfd（瑟瑟发抖），等等。

严格上说，字母字不能代表汉语语素，但作为汉字系统的一个成员，在构词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字母字出现在汉语词里，在丰富化、推动汉语词汇发展的大路上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了不少麻烦，尤其是用字母字造词的泛滥及其误用，严重影响着汉语字词系统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字母字进行规范化也是很有必要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权威词典主要做收录的工作，对字母字词的注解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字母数字的正确发音也待统一规范，如“B2B、B2C、C2C”中的2大概能读成two（普通老百姓可能读成“吐、凸”等），但“Mp3、PM2.5”的数字则分别读成“三”和“二点五”。

第二，对字母字词的解释有时还不够灵活。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把PDP解释为“等离子‘体’显示板”，这对多数非专业人士都很难理解。

第三，对字母字的解释也有不一致的对方。如GB既可以理解为“国家标准”的两个词语的首字母拼音缩写，也可能是外来词GigaByte的缩写（指吉字节，千兆字节）。又如，BTV——可以是“北京电视台”的汉语拼音简缩，又是英语Barber

TV的简缩形式。同样是汉语拼音的缩写，HB——可以是“湖北（省）”的汉语拼音缩写，也可以是“航空标准”的汉语拼音简缩。

2.3.5 网络字

网络字，即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使用的文字，绝大部分为现行的汉字，包括正俗字、繁简字、方言字和字母字，少数为重生字以及新造字。这里主要谈重生字和新造字。

所谓重生字，指出现于过去，后来因某种原因而销声匿迹，到现在又被重新使用的古字。重生字在过去多数为生僻字、俗体字，古籍里虽有记载，但非主流用字。重生字一般都保留固有读音，但字义发生了变化，表示新的意义，如“囧”字，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本义指“窗户”后来引申出“光明”的意思，现在网民则理解为“沮丧、郁闷、无奈”等消极意义，与本意无关。又如，“天”字，是古代生僻字，与“天”同义。可当前有的网民则将这个字视作上下合体字，从上往下念，指“王八”的意思。再如，“欠”，原意为“冻”、“冰”的意思，象形字，现在有的人就理解为“人上人”的意思，含贬义、嘲讽的味道。

所谓新造字，是指那些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字。虽说新出现，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很多新造字都并没有超出造字四法的范围，所用的造字材料还是汉字的笔画、部件和整字三种构造单位。

有的新造字仍然是按照汉字的结构格局进行重新组合而成，如“蕮”字是“草”和“根”的合写，即去掉“草”字下方的“早”字，再贴上“根”字，新字的意义就“草”和“根”两个字义的简单相加，即“草根”。类似的字还有“搔”（扯蛋）、“流”（上流）、“沝”（下流）、“访”（上访）、“紧”（紧爷）、“民”（屁民）、“挪”（拆那，即China的汉音译）、“播”（插播）、“窶”（穷、丑、土）、“贵”（贵国）、“含”（含泪）、“糊”（不明真相）、“同”（同意）、“厕”（原则）、“吻”（舌吻）、“阅”（已阅）、“毛”（五毛）、“脑”（脑残）、“逼”（二逼）、“晏”（只要）、“要、晏”（不要），等等。这类新字的造字模式其实对人们并不陌生，初看虽不知读音，但也能猜出字义，现行汉字里不乏有类似的字，如“甬”（不用）、“舜”（不好）、“歪”（不正）等。

比较有创意的是那些倒写字，即是现行字里某些部件的倒写，如“𪛗”字，就是“袭”字上下两个部件的换位，表示“逆袭”的意思。这类字目前所看到的并不多。

新造字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如“學”，是将“學（学）”字里上面的“爻”字改成了非造字单位的人民币符号“¥（元）”。这类字已经严重破坏了汉字的结构，到底是不是汉字很值得讨论。

对于新造字，我们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字音一般都不好确定，如“𡗗”，有的字甚至没法读，如“𡗗”；

第二，部件的拆分、重组的过程比较随意，看不出什么规律来，如“𡗗”；

第三，字义倾向于表达某些句义（多数为消极义），而不再是特定的概念，如“𡗗”；

第四，新字使用范围仍有限，一般只出现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尤其是网络游戏聊天室之类的平台上，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一般都不会用。

总体上看，多数新字仍保留汉字的整体面貌，基本符合人们对汉字的认知。对新字的分析、整理和规范仍然离不开处理字形、字义和字音三者之间关系的主线，毕竟，任何新字想获得汉字的字格都以具备汉字性质为前提，即形音义的结合体，能代表汉语的语素。

2.3.6. 火星文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火星文”从小范围的用字，迅速发展并蔓延成独特的用字方式，比如，“劳工”（老公）、“偶喷爰”（男朋友）、“荔口耐”（很可爱）、“你傚谁”（你是谁）等。

火星文由符号、冷僻字或汉字拆分后的部分等非正规文字符号组合而成，怎么看都更像乱码或打错的字，用法也不同于规范汉字，从字面上根本无法了解。火星文目前似乎没有早期那么“火热”，但作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对此我们不妨多谈两句。

从字源上看，有的火星文原来也是字母词，如BTW（By the way）、CU（See you）等，这些在时间长久与使用的积累下也变成一种约定成俗的通用文字；有些则是地方语言的直接汉字化，如毛（么），偶（我）等；还有一些则为其他语言的音译或者文字，如嘉年华（Carnival）私、仆（日语的“我”）；有些是将完整的注音拼音精简化，取注音符号中的声母来代表原本的文字，这类火星文在台湾地区比较普遍，如“ㄋ们好ㄚ！”（意为“你们好啊！”，“ㄋ”代替“你”，“ㄚ”代替“啊”）。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基本认为，汉字的规范化工作在工作时间、空间和程度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二简四定”始终是汉字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尽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待改进的地方。本质上看，汉字的规范化关键在于处理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之间的各种关系。

汉字的规范化终究会实现，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与汉字规范化的相关工作还很多，而且很艰巨。对已经得到规范的汉字也不能一成不变，必要时也要适当调整，对未能得到规范的汉字，我们仍然要继续分析整理。

当然，汉字作为语言的一部分，自有其发展的规律。人们对汉字的规范化所付出的努力哪怕再大也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面人们所期待而且能做到的也许是推动汉字往健康的道路发展，继续发挥在实践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继续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载体，继续向世界展示其充沛的活力与引人的魅力。

❖ **Conflict of Interest:** Author ha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declare.

REFERENCES

- Feng, S. (2011). 汉字规范化标准建设的价值论原则[On the value-based principle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Journal of Jiangsu 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 (1), 1-6.
- Fu, Y. (2005). 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A review of fifty years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537-539.
- Fu, Y. (2009). 汉字规范化60年[Sixty year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1), 1-26.
- Gao, G. (2002). 现行汉字规范化的性质[The nature of current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83-86.
- Ge, B., & Cao, Z. (2008). 汉语言文字学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rd ed.)].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er.
- Guo, H. (2008). 从几组同音字的意义分析谈汉字规范化的意义[On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from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several groups of homophones]. *Journal of Hotan Normal College (Uyghur Comprehensive Edition)*, 1(51), 238.
- He, Z., & Zhang, Y. (2012). 对确定汉字规范化标准的新思考[New reflec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standards]. *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4), 80-82.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
- Qiu, X. (2013). 文字学概要[An Outline of Philology].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
- Shi, X. (1997). 关于汉字规范化工作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work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4), 8-9.
- Wang, H. (2010). 20世纪的汉字规范化及其指导思想评述 [A review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ts guiding ideologies in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Tonghua Teachers College*, (1), 8-10.

- Wang, N. (2016). 浅析汉字规范化与汉字的发展[A brief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37-70.
- Wang, Y. (2016). 网络新字的前世今生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new Chinese internet characters]. *Language Research*, (4), 116-117.
- Zhang, L. (2013). “慢慢叫”之“jiao”音本字考[A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the pronunciation “jiao” in “man man jiao”]. *Chinese Language Knowledge*, (2), 104-105.
- Zhang, Y., & Xia, Z. (2001). 汉字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Guangxi Education Publisher.
- Zhou, H., & Ren, Y. (1994). 汉字规范化小议 [A brief discussion on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Journal of 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1), 106-108.
- Zhou, Y. (1992). 汉字规范化的“四定” [The “Four Determina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Correcting Mistakes in Writing*, (2), 4-5.

ON THE NATURE, GUIDELINES, AND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Tu Chi Thanh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Industry and Trade, Vietnam

Corresponding author: Tu Chi Thanh – Email: thanhtc@huit.edu.vn

Received: May 19, 2025; Revised: July 16, 2025; Accepted: August 12, 2025

ABSTRACT

Building on prior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atur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Four main findings are presented. Firs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demonstrates segmentation,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across dimensions of time, space, and degree. Second, the principle of “two simplifications and four determination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s, though areas for improvement remain. Third, the core task of standardization lies in managing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 form,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treatment of formal versus informal variants, complex versus simplified characters, and dialectal forms. Fourth, emerging forms, such as alphabetic borrowings and internet-created characters, represent new derivatives that fall outside the core mandate of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alphabetic; cyber neologisms; dialectal; standardization